



記者在走訪黃河中下游過程中，遇到這樣一個「治黃」（治理黃河）家庭：他們世代供職於治河部門，黃河曾經是這個家庭的主題曲，他們曾經如大禹般過家門而不入，日夜守候在黃河邊。但如今，黃河已難見氾濫，再加上搶險機械化、治理數碼化，對於年輕人來說，治黃只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小插曲，「黃河是父輩們的生活全部，但不是我們的。」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、駱佳，實習記者 徐夢遠



■上世紀80年代，黃河花園口，搶險隊員拋柳石枕。



■黃河抗洪搶險逐步機械化。

61歲的趙中一年前從河務局退休，在黃河邊工作了近40年的他至今還沒有完全適應退休生活。「現在隔幾天就要去黃河邊逛逛，也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，但總想去看看。」趙中笑着說，他們那一輩的人比較「長情」。

**搶險絕活 祖輩真傳**

在趙中看來，自己一出生就和黃河「結緣」：「我們家世代和黃河打交道，清朝的時候祖輩就開始在治河的衙門裡任職。」

1981年，不到30的趙中正式接下祖輩的工作，成為新中國的第三代治黃人。「我祖父在黃河上很有名氣，14歲就開始到黃河上工作，與洪水打了60年交道。他創造的很多搶險絕活至今仍在用。」如今已到花甲之年的趙中提起自己的祖父還是一臉驕傲。

「他們那一代人對黃河的感情很特殊，愛恨交織，像是一對『怨偶』。」趙中說，自己從上學開始祖父就硬性灌輸給他黃河知識。「大部分都是實用的搶險知識，那個年代的黃河很『兇猛』，祖父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要馴服黃河。」

80年代，趙中每天都要練習搶險本領，「弄兩塊木板，釘上釘子當木樁，用繩子捆住石頭，往河堤上背。根據防汛材料不同，繩扣都有好幾種繫法，都得練。」

**黃河做媒 娶媳生子**

「我感覺自己整个人都和黃河是一體的，從小家裡談得最多的是黃河，長大後結婚生子都和黃河息息相關。」趙中的妻子也是河務局的職工，「黃河是我們的媒人啊，那個時候大部分人的婚姻都是結緣於工作。」

1985年，趙中的兒子出生，當時正值汛期，「那年黃河的水特別的大，黃河大堤幾度報險。我當時在搶險隊，儘管知道妻

子的預產期就在這幾天，但看着眼前像脫韁野馬般的黃河還是不能放心回家看看。」趙中說，自己在黃河大壩上待了三天三夜，等到第四天回家時就看見了剛剛出生的兒子。「其實對妻子虧欠挺多的，因為工作原因很多重要的時刻都不能陪着。」趙中一邊說一邊露出歉意，「她也是『黃河人』，理解我當時的決定。」

**野河馴服 守護無從**

一晃30多年過去了，趙中的兒子也接近「而立之年」。時至今日，黃河已10多年不見氾濫，原有用來放淤固堤的造船廠解散了，搶險隊的人手也大量減少，「都是裝載機、運輸車。」

因為出生在黃河汛期，趙中給兒子起名叫趙治。他大學學的是計算機專業，但經不住家裡三番四次的勸阻，才來河務局上班。儘管趙治繼承了父親的「黃河守護人」身份，但他對現在的工作並不滿意。他稱那些搶險隊的是「開後八輪車的」，而自己則被安排在旅遊管理處，「就是看大門的，沒事在堤上撿個垃圾，搞一下衛生。」對趙治而言，如今平靜的黃河已經不再是祖輩、父輩口裡那個「兇猛的怪獸」。年前他就動了辭職的念頭，想要和朋友一起開網絡公司。

**人河感情 子難繼承**

「我能理解父輩對黃河的感情，但我們這代人離黃河還是有距離的。」和所有的都市青年一樣，趙治每天開車去近郊的單位上班，周末和人約會聚餐，生活中並沒有太多黃河的影子。

對於趙治想辭職的決定，趙中雖然不贊同但沒有阻攔，「我尊重孩子的選擇，畢竟人生是他自己的。」趙中的笑容裡夾雜着遺憾，「沒想到連我們老趙家都要離開黃河了。」



**野性黃河**

**留遺憾**

**變身清道夫 續當守河人**

隨着黃河治理的機械化、數碼化，部分治黃部門工作人員也「清閒」起來，年輕人「清閒」之餘會找別的事情做，但老一輩的黃河守護人仍舊難以割捨，堅持在黃河邊「找事」做。

在濃陽某段，記者看到一位正在河灘裡撿垃圾的老人于洋，他說，原本自己在河務部門工作，但整天沒什麼事情做，「船都生鏽了。」問不住

的他選擇做黃河的「清道夫」。「現在黃河都成景點了，好多人專門跑到黃河邊吃魚、看風景，人多了，垃圾就多了，我得把扔到河裡的瓶瓶罐罐都撿起來。還能賣點兒錢。」于洋老人邊說，邊用自製的網鉤將淤泥裡的礦泉水瓶勾了起來。



■于洋老人的業餘生活幾乎都用在了「在河灘裡撿垃圾」。



■新老搶險隊員齊上陣，老師傅傳授技藝。

**沿河發展旅業 漁家飯店吸金**



■張三抱着自己最小的孫子，希望他將來長大了可以走出黃河。

「去張三家吃吧，他家是正宗的黃河魚。」計劃去黃河邊踏春遊玩，幾個電話打下來，很多朋友給我推薦這樣一個飯店。沿着黃河鄭州段過了東壩頭，就看見一個醒目的牌子豎在路邊「張三劉四信陽漁家」。「我17歲的時候就開始在黃河上討生活了。」眼前這個黝黑的中年漢子就是這家店的老闆——張三，「我們這些漁民都是從信陽過來的，大家聚在一起混口飯吃。」張三指着不遠處的十幾艘漁船說道。隨着這幾年黃河風景區遊客的增多，這些本來只是想圖個溫飽的漁民，如今都做上了「農家樂」生意，而且越做越大，像張三家這樣擁有十幾艘漁船的也不罕見。

張三共有四個孩子，全部是子承父業當漁民，「當時條件差，也沒法讓孩子們讀太多的書，長大了只能幹我這一行了。」對於孩子們做漁民這件事張三並沒有太多不樂意，畢竟現在他們這個家庭是因為這個變得富有。

但對於孫子們的教育，張三更加重視，「長大了肯定不幹我們這一行了，現在都送去城裡讀書就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發展。」當記者問起黃河的情況時，張三笑着搖搖頭，「你說的那些水啊、土啊我們都不在意，我只在意河裡有沒有魚。」

青海 源頭 青海巴顏喀拉山脈

**黃河號子 不能遺棄**

「這黃河號子可是多少代黃河人的文化結晶啊，怎麼能在我們這一代失傳呢？」談起如何結緣黃河號子，李國忠不禁話多了起來，「1983年，我參加大搶險，緊張繁忙的搶險現場幾乎讓人窒息，為打散沉悶的空氣，現場安上了高音喇叭，為大家播放歌曲、豫劇。但效果卻不太明顯，我當時就想起祖父給我說過的他們搶險時的情形：大家喊着號子，勁兒往一處使。回到家中，我趕緊詢問祖父，他拿出錄音機，裡面傳出雄壯有力的號子聲，讓人聽得無比興奮。當時我就想，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現在大家都不會了呢？」



■河南孟州黃河河務局職工掄着石碓，演練喊黃河號子。

1999年4月，李國忠擔任了焦作市黃河工程局局長，並兼任焦作市河務局機動搶險隊隊長，他把早已決定收山關門的祖父再次請出，擔任搶險隊的首席顧問，並將傳唱「黃河號子」作為其中一個重點。

**誰來保護我們的母親河？**

此次的黃河之行，記者沒有從被詬病已久的黃河上游開始，而是沿着被稱為「豆腐腰」的中下游幾個主要城市洛陽、鄭州、開封等一路探尋，試圖了解黃河安瀾後，沿岸居民生活的改變。

記者發現，黃河人家生活是改善了——不再提心吊膽時刻擔心水患，不再日夜守候監看黃河的一漲一落；然而吊詭的是，人們的生存卻艱難了——河道兩旁的一座座山好似被貪食蛇一口接一口地吞掉，部分居民家園被毀、生活在山禿河污等新的「水患」之中，黃河裡的沙子被大卡車一輛接一輛地拉走，造成河道改變、河灘乾涸至水稻失收，為幫助灘區脫貧，省政府甚至要規劃灘區整體搬遷。

敬畏不再、怨怒難填。誰來保護黃河，一路下來，我們竟也沒有答案。

採訪後記